

DOGME ET RITUEL DE LA HAUTE MAGIE
《超验魔法的教义与仪式》

Éliphas Lévi Zahed

埃利法斯·列维 著

索尔 Solaris 译

TOME PREMIER: DOGME DE LA HAUTE MAGIE

第一卷: 超验魔法的教义

18 ✂ S. LES PHILTRES ET LES SORTS.

第 18 章 ✂ S. 魔药与咒语

TOME SECOND: RITUEL DE LA HAUTE MAGIE

第二卷: 超验魔法的仪式

CHAPITRE XVIII. PHILTRES ET MAGNÉTISME.

第 18 章 迷药与诱惑

18 z S

魔药与咒语

正义 · 奥秘 · 犬

我们现在要揭露魔法科学中最邪恶的滥用行：一种所谓的魔法。或更准确地说，是毒害巫术。

在此需声明，本文写作不是为了教导，而是为了预防。

倘若人类司法的制裁仅针对死灵法师与投毒巫师，那么，正如我们先前所述，其严厉无疑是正当的。因为，对这些罪犯施加再极端的威慑也永不为过。

然而，切莫认为，巫师秘密掌控的生杀大权，总是被用于满足卑劣的复仇欲望或更为可鄙的贪婪之心。在中世纪与更远的古代，魔法结社经常对那些奥秘的泄密者与亵渎者，施以极刑或缓慢折磨，以作惩罚。在此过程中，当魔法之剑必须敛其锋芒，当流血之虞不可轻启时，托法纳水¹、芳香花束²、涅索斯长袍³，以及其他更隐秘离奇的致命工具，终将执行“隐秘法庭”可怖的判决。

我们已经提过，魔法中存在一个不可言说的至高奥秘，即便同修之间也绝不共享，更需严防外行窥破。在过去，若有人不慎泄露，或通过巧妙暗示助他人触及此奥秘之钥，必立即被判处死刑，且常常被迫亲自行刑。

¹ 托法纳水 (Aqua Toffana)：秘密谋杀和毒药文化的象征，是 16-17 世纪意大利流行的一种无色无味的神基毒药。因其制造者朱利娅·托法纳 (Giulia Toffana) 而得名。这种毒药被装在标有“圣尼古拉的甘露”的小瓶中，伪装成化妆品或香水，主要销售给那些想要摆脱不幸婚姻的妇女。剂量可控，毒杀过程缓慢，症状类似自然疾病，不易引起怀疑。

² 芳香花束 (Le bouquets aromatisés)：文艺复兴时期一种精巧而隐蔽的毒杀工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中，贵族经常交换花束作为礼物。这种特制花束经过毒药浸泡或处理，使受害者在吸入看似无害的花香时中毒，其症状往往会被误认为是自然疾病。

³ 涅索斯长袍 (La chemises de Nessus)：形容一件看似美好却会带来灾难的礼物，或者一种无法逃脱的痛苦或困境。源自希腊神话。【拉克勒斯与妻子德雅妮拉在旅行时需要渡过一条河。半人马涅索斯主动提出帮忙，却在带着德雅妮拉到达河对岸后，企图侵犯她。赫拉克勒斯立即用浸过九头蛇海德拉毒血的箭射杀了涅索斯。临死前，狡猾的涅索斯让德雅妮拉收集自己的血（实际上已被箭上的毒液污染）并保存起来。日后若赫拉克勒斯变心，用这血液浸泡的衣物可以使赫拉克勒斯重新爱上她。多年后，德雅妮拉听闻丈夫有新欢，回想起涅索斯的话，便用那血液浸泡了一件长袍，送给赫拉克勒斯作为礼物。赫拉克勒斯穿上长袍后，毒液灼烧他的皮肤，痛苦不堪却无法脱下。无法忍受剧痛的赫拉克勒斯建造了一个火葬堆，爬上去自焚而死。】

拉阿尔普⁴记载的卡佐特⁵著名的预言晚宴，至今尚未被世人真正理解。拉阿尔普在记述此事时，不无夸饰以震撼读者。实际上，所有出席这场晚宴的人，除了拉阿尔普之外，都是入门者和揭示者，或者至少是密仪的亵渎者。

卡佐特作为位阶最高的启蒙者，以光照派⁶之名宣判了他们的死刑。此判决以不同方式严格执行，一如数世纪前对维拉尔修道院长⁷、于尔班·格朗迪耶⁸等人的裁决。

革命派哲学家们相继殒命，如同卡利奥斯特罗⁹被遗弃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中；凯瑟琳·泰奥¹⁰的神秘团体覆灭；得意忘形的施罗普弗¹¹被迫在降灵成功和民众狂热中自杀；叛徒科策布¹²遭卡尔·桑德¹³刺杀……无数人血腥暴毙。尸身被发现时，死因仍成谜。

⁴ 拉阿尔普 (Jean-François de La Harpe, 1739-1803): 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戏剧家和文学史学家。在拉阿尔普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卡佐特如何在革命前夕的一次晚宴上预言了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以及在场多位贵族的命运。

⁵ 卡佐特 (Jacques Cazotte, 1719-1792): 法国作家和神秘主义者。尽管卡佐特预言了他人的命运，自己却未能逃脱同样的结局。在 1792 年 9 月的九月大屠杀期间，他因支持君主制而被逮捕，最终在巴黎的断头台上被处决。

⁶ 光照派 (Illuminism): 18 世纪末在巴伐利亚成立的一个秘密组织，原名为“完美主义者同盟” (Perfectibilists)，后改名为“巴伐利亚光明会” (Illuminati of Bavaria)。

⁷ 维拉尔修道院长 (Prior of Vêrals): 殉道者和知识守护者的象征。13-14 世纪活跃于南法朗西地区的一位宗教人物，与圣殿骑士团有着密切联系。圣殿骑士团解散后，维拉尔修道院长保存了某些被教会视为危险的秘密教义和仪式知识，后因此被宗教法庭审判并处决。

⁸ 于尔班·格朗迪耶 (Urbain Grandier, 1590-1634): 17 世纪法国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以卢丹女巫审判案而闻名。1632 年，卢丹修道院的修女们声称被魔鬼附身，并指控格朗迪耶是导致她们被附身的巫师。尽管多次审讯都未能确凿证明他的罪行，但在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政治压力下，格朗迪耶最终被控与魔鬼签订契约、施行巫术和亵渎圣物等罪名，于 1634 年被活活烧死在卢丹广场上。这一事件后来被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 (Aldous Huxley) 在《卢丹恶魔》 (The Devils of Loudun) 一书中记录，并被改编成电影《恶魔》 (The Devils)。

⁹ 卡利奥斯特罗 (Alessandro Cagliostro, 1743-1795): 18 世纪著名的意大利冒险家、炼金术士和神秘主义者。卡利奥斯特罗结合神秘学、炼金术和共济会传统，创立了“埃及仪式共济会”。他最著名的事件是卷入了法国“钻石项链事件”，这一丑闻严重损害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声誉，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诱因之一。1789 年，卡利奥斯特罗被罗马宗教裁判所逮捕，被指控异端和共济会活动，判处终身监禁。

¹⁰ 凯瑟琳·泰奥 (Catherine Théot, 1716-1794):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神秘主义者，自称“上帝之母”。她在巴黎创立了一个神秘团体，预言上帝即将降临，宣称罗伯斯庇尔是上帝的使者，是“新救世主”。1794 年，凯瑟琳及其追随者被罗伯斯庇尔的政敌逮捕，被指控迷信和反革命活动。

¹¹ 施罗普弗 (Johann Georg Schröpfer, 1738-1774): 18 世纪德国著名的灵媒和神秘主义者，以召唤亡灵和幽灵的能力闻名。

¹² 奥古斯特·冯·科策布 (August von Kotzebue, 1761-1819): 德国剧作家和政治作家，被视为保守派和俄国沙皇的代理人。科策布公开反对德国学生会和民族主义者，在 19 世纪初期的德国政治环境中引起了极大争议。

¹³ 卡尔·路德维希·桑德 (Karl Ludwig Sand, 1795-1820): 耶拿大学神学系学生，也是德国学生会成员，深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视科策布为德国统一自由的敌人。

人们还记得革命法庭庭长，那位卡佐特的同修与秘密会友，在宣判卡佐特死刑时诡异的致辞。1793 年剧变¹⁴的核心真相仍深藏于秘密结社最晦暗的圣所。当诚心解放民众的修行者行动时，另一派源自更古老传统的敌对修行者，以类似手段展开了致命打击：他们通过揭露理论，使“至高奥秘”的实践化为泡影。

普通民众虽不明所以，却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因失望而堕入比改革前更深的绝望。至高奥秘从此愈发隐没；修行者们互相牵制，既无法以其力量掌控他人，亦不能自救。他们斥彼此为叛徒，将对方流放、送上断头台，或刺杀，或逼至自杀。

或许有人会问：时至今日，这些可怖的危险是否仍威胁着秘仪圣所的闯入者这奥秘的揭露者？

我为何要回应好奇者的质疑？

若我冒着横死之险去教导他们，他们绝不会救我；若他们感到恐惧，便该停止一切轻率鲁莽的探索——这是我能给予的全部忠告。

让我们回到毒害性魔法。

大仲马在小说《基督山伯爵》中揭示了这门邪恶科学的某些实践。

我们无需复述他笔下可怕的犯罪理论，包括如何毒化植物、如何以毒草喂养动物使其肉质含毒，进而令食客暴毙却无迹可寻；亦不必详述如何用有毒涂料涂抹墙壁，或以熏蒸污染空气——这种罪行需要操作者佩戴圣十字玻璃面具¹⁵；我们且将坎尼迪亚¹⁶的秽恶秘术留给历史，也不深究萨迦内¹⁷对洛库斯塔¹⁸毒艺的“改进”。

¹⁴ 1793 年剧变：恐怖统治的开始。1793 年发生了几个关键性事件，标志着法国大革命进入了最为激进和暴力的阶段。

¹⁵ 圣十字玻璃面具：一种在进行危险炼金术操作或制备有毒物质时使用的防护装置。这种面具由特殊玻璃制成，据称具有过滤有毒气体能力，同时上面刻有十字图案作为宗教保护符号。炼金术士和制药师经常将宗教符号刻在工具上，既可寻求神圣保护，也使其活动看起来更具正当性。

¹⁶ 坎尼迪亚 (Canidia)：古罗马诗人贺拉斯 (Horace) 作品中描述的一位女巫。坎尼迪亚被视为古代文学中最著名的女巫形象之一，象征着黑暗秘密、巫术和危险的女性力量。

¹⁷ 萨迦内 (Sagane)：一名中世纪时期的女毒药师。在古罗马毒药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危险的毒药制作技术。

¹⁸ 洛库斯塔 (Locusta)：一名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女毒药师。洛库斯塔精通各种无色无味的致命毒药，能够模仿自然死亡。洛库斯塔曾为皇室服务，据说参与了皇帝克劳狄乌斯的毒杀，协助尼禄除掉了他的异母兄弟布里坦尼库斯。

简言之，这些极恶之徒将传染病毒素、爬行动物毒液与有毒植物汁液混合蒸馏；他们从毒菌中提取其有毒和麻醉性物质，从曼陀罗中萃取窒息成分，从桃树和苦杏仁树中提炼一滴即能致人猝死的毒液。

他们用白大戟的汁液熬煮浸过蝰蛇和眼镜蛇的牛奶；他们不辞辛劳远行采集，或重金购入马钱子的树液、爪哇的致命果实、木薯汁和其他毒药；他们将燧石磨粉，混入干燥的爬行动物卵与不洁灰烬中；他们以发情母马或母犬的分泌物调制秽恶魔药。

人血与污秽药物混合，制成仅靠恶臭就能致死的油脂：这让人想起帕努尔日¹⁹。

毒药配方甚至被伪装成炼金术语写入古籍——不少所谓“秘典”中的“点金粉”，其实是用来谋杀亲人以获取遗产的“谋产毒药”。

《大魔法书》中有一则配方，虽冠名“炼金术”，实为绿矾、硫酸盐、砷与木屑熬煮的剧毒汤汁，据说测试其效力时，必须瞬间腐蚀浸入其中的树枝与铁钉才算大功告成。

让巴普蒂斯特·波尔塔²⁰在《自然魔法》中记录了博尔吉亚毒²¹药的配方，但显然，他愚弄了读者，未透露真正危险的机密。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转述其配方，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蟾蜍本身无毒，却是毒物的载体——它是动物界的毒菌。波尔塔写道：取一只大蟾蜍，与蝰蛇、眼镜蛇共囚于罐中，连日喂食毒蘑菇、洋地黄与毒芹；再以鞭打、火烧等手段折磨，直至其死于愤怒与饥饿。

然后将尸体撒上水晶沫与大戟粉，密封于曲颈瓶中，小火慢慢蒸干水分。冷却后，分离尸体灰烬与瓶底的不可燃粉末，即可得到两种毒药：一种液体和一种粉末。

¹⁹ 帕努尔日 (Panurge)：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 的经典作品《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中的重要角色。书中有一个著名的情节描述了帕努尔日报复一位贵妇人的经过：他从狗和其他动物身上采集腺体分泌物，混合为一种恶臭的物质，洒在这位女士的衣服上，导致她在教堂中被围观者嘲笑。

²⁰ 让巴普蒂斯特·波尔塔 (Giambattista della Porta, 1535-161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被誉为自然魔法的先驱之一。他在多个领域都有贡献，包括数学、光学、密码学、占星术和自然哲学。波尔塔最著名的著作是《自然魔法》(Magia Naturalis)，最初于 1558 年出版，后来扩展为 20 卷的版本，其中记录了大量关于植物、动物、矿物的知识。

²¹ 博尔吉亚毒药 (Borgia Poison)：权力、欺骗和秘密谋杀的象征，传说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尔吉亚家族的一种秘密毒药。博尔吉亚家族，尤其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罗德里戈·博尔吉亚和他的儿子切萨雷·博尔吉亚，被广泛认为使用毒药来除掉政治对手和敌人。

液体毒效堪比托法纳毒水；至于粉末毒药，只需取一小撮混在饮料中，便能令服食者数日内干枯衰老，之后在昏聩或剧痛中死去。

必须承认，此配方充斥着最丑陋、黑暗的巫术气质，令人想起坎尼迪亚和美狄亚²²令人作呕的“厨房烹饪”。

中世纪的巫师声称在安息日获得此类毒粉，并以高价卖给愚昧与仇恨之人。正是通过传播这类神秘事物，他们在乡间散布恐惧，并成功施展巫术。一旦受害者的想象力被震慑、神经系统遭侵蚀，便会迅速衰弱，而亲友的恐惧更加速了其死亡。

巫师或女巫往往如同“人形蟾蜍”，浑身浸透陈年怨毒——他们贫穷、遭人厌弃，因而充满仇恨。

所激发出的旁人的畏惧成了他们的慰藉与报复手段。他们被社会毒害，饱尝被拒绝、被孤立、堕落的滋味，于是反过来毒害那些因软弱而畏惧他们的人，他们将矛头指向青春与美丽，以报复自身受诅且无法逃脱的衰老与丑陋。

仅仅是实施这些恶行和完成上述秽恶秘仪本身，便构成并印证了当时所谓的“与邪灵立约”。

显然，施术者必是身心皆堕入邪恶之辈，理应受到地狱寓言所代表的那种万劫不复之谴。人类灵魂竟能沦落至此等凶残与癫狂之境，无疑令人惊骇哀叹；但若无深渊为基，何以托起至高美德？地狱的裂隙岂非以反证彰显天国的无限崇高？

在北欧，压抑而顽强的本能催生恐惧；在意大利，炽烈奔放的激情滋养迷信，人们至今仍畏惧诅咒与邪眼；在那不勒斯，无人敢贸然挑衅“邪眼诅咒”，甚至能从某些外貌特征辨识出“天赋此能者”。为抵御此力，专家宣称需随身佩戴“角”，而民众照字面理解，不假思索地纷纷戴上小角饰物，却无视其隐喻。角，作为朱庇特·阿蒙²³、酒神巴克斯²⁴与摩西²⁵的象征，代表着道德力量

²² 美狄亚 (Medea)：希腊神话中的著名人物，科尔喀斯国王埃厄忒斯的女儿，一位强大的女巫和赫卡忒女神的祭司。美狄亚精通草药学和魔法，她的“厨房”指的是制作魔药和毒药的地方，充满毒草、蛇毒、动物内脏、死人骨头等奇特、可怕的原料。

²³ 朱庇特·阿蒙 (Jupiter Ammon)：罗马神话中朱庇特（宙斯）与埃及神话中的阿蒙神的融合形象。朱庇特·阿蒙通常被描绘为有着公羊角的人形神祇，这些角代表着神圣权威、王权和力量。

²⁴ 酒神巴克斯 (Bacchus)：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其崇拜者通过饮酒和狂欢仪式达到精神出窍的状态。在某些绘画中，巴克斯会被赋予山羊角的形象，象征解放、转化和精神狂喜。

²⁵ 摩西 (Moses)：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中重要的先知和立法者。根据《出埃及记》，当摩西从西奈山下来时，他的脸上放射着光芒。这段经文在拉丁文《圣经》翻译中，被解释为摩西长出

与热忱。魔法师暗示的意思是：抵御邪眼需以无畏的胆魄、炽热的情感和崇高的思想，驾驭本能之洪流。

就这样，几乎所有民间迷信，都是对隐秘智慧中的某些伟大公理或奇妙奥秘的世俗曲解。

毕达哥拉斯写下的精妙象征，难道不正是在为智者留下一套完美哲学的同时，给庸众又添了一串虚妄戒律与可笑仪式吗？例如，当他说“勿拾桌上落物，勿砍道旁树木，勿杀误入你领地的蛇”，这难道不是暗喻，以给出关于社会或个人慈善的教诲吗？当他说“勿借火炬之光顾镜自照”，这难道不是在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教导：“真正的自知，需摒弃虚假光明与成见体系的蒙蔽”吗？

毕达哥拉斯的所有箴言皆如此。如他所料，一群愚钝门徒竟逐字遵守，乃至今日在许多乡村的迷信习俗中，有相当多的做法显然可以追溯到对毕达哥拉斯象征的原始误解。

“迷信（Supersti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意为“幸存”。它是思想消亡后残留的符号，是宗教实践的尸体。

迷信之于秘仪启蒙，如同魔鬼（Diable）之于上帝（Dieu）的概念。正因如此，偶像崇拜被禁止。

即便是最神圣的教义，若失去灵感与精神内核，也会沦为迷信与亵渎。宗教本如至高的理性般唯一，却不断更易外衣，被遗弃的古老仪式服务于堕落牧师的贪欲与诡诈。这些牧师因自身的恶毒与无知，沦为江湖骗子、杂耍艺人。

了角，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中，摩西常被描绘为头上有角，最著名的例子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摩西像》。



人们可以将迷信比作那些意义早已湮灭的魔法符号与神奇字符，它们被随意镌刻在护身符与咒符上。古人的魔法图像是盘状魔法符号（Pantacle），是卡巴拉智慧的浓缩象征。

毕达哥拉斯之轮与以西结之轮本质相同，皆为同一哲学奥秘的钥匙，我们已探讨过这点。以西结书中提到的四个活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四头狮身人面像，与某印度神圣符号完全一致，后者与“至高奥秘”相关

圣约翰在《启示录》中复制并扩展了以西结的异象，书中所有怪物形象皆是盘状魔法符号，卡巴拉主义者能轻易破解其密匙。

然而，基督徒为扩张信仰而摒弃科学，随后更企图掩盖教义起源，焚毁所有卡巴拉与魔法典籍。销毁原本，其实为抄本赋予了某种“原创性”。圣保罗²⁶秉持着崇高的使命感，在以弗所焚烧“异端”科学著作时，无疑深着此道。

六个世纪后，信徒奥马尔²⁷为突显《古兰经》的原创性，焚毁亚历山大图书馆；谁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新使徒”，为了某种宗教狂热和新近流行的传说，焚毁我们的文学博物馆，甚至取缔印刷术呢？

²⁶ 圣保罗 (Saint Paul): 原名扫罗 (Saul of Tarsus), 基督教最重要的早期使徒之一, 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使徒行传》19 章记载, 保罗在以弗所传教期间, 许多信徒公开承认并放弃了他们过去的巫术行为, 将他们的魔法书籍带出来当众焚烧。

²⁷ 奥马尔·伊本·哈塔卜 (Omar ibn al-Khattab, 约 584-644 年): 伊斯兰教的第二任哈里

护符与全视符的研究是魔法学中最引人入胜的分支之一，亦与历史钱币学息息相关。

现存护符包括印度、埃及与希腊制品、古现代希伯来人的卡巴拉符牌、诺斯替教的阿布拉克斯萨斯护符、拜占庭护身符、秘密结社成员使用的“安息日代币”、圣殿骑士团的勋章与共济会的徽章等。科格列尼乌斯²⁸在《自然奇迹论》中描述了所罗门与拉比查埃尔的护符。更多古老护符的图样记录在第谷·布拉赫²⁹与杜尚托³⁰的魔法历书中，并部分收录于拉贡先生³¹的《仪式百科》，这是一部广博而学术的著作，我们向读者推荐。

发，穆罕默德的密友和追随者。在穆斯林征服埃及后，奥马尔被问及如何处理这座图书馆的书籍时回答说：“如果这些书中所写的与《古兰经》一致，那么它们是多余的；如果与《古兰经》相悖，那么它们是有害的。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应当烧掉它们。”

²⁸ 奥斯瓦尔德·克洛利乌斯 (Oswald Crollius, 约 1560-1609 年)：是德国炼金术士和医生，帕拉塞尔苏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²⁹ 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1546-1601 年)：丹麦天文学家，以其精确的天文观测而闻名，为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奠定了基础。

³⁰ 杜尚托 (Duchentau)：法国神秘主义者和魔法学者。

³¹ 让·玛丽·拉贡 (Jean-Marie Ragon, 1781-1862 年)：法国共济会成员和神秘主义作家。拉贡编写了多部关于共济会仪式、象征主义和秘传知识的著作，包括《仪式百科》(Tuileur Général)、《共济会正统解释》(Orthodoxie Maçonnique) 等。其著作被认为是共济会和西方神秘传统的重要参考文献。

CHAPITRE XVIII. PHILTRES ET MAGNÉTISME.

第 18 章 迷药与诱惑

现在让我们前往塞萨利亚³²，一片充满魔法的土地。正是在这里，阿普列乌斯³³像尤利西斯³⁴的同伴一样被欺骗，遭受了可耻的变形。此处的一切皆是巫术：飞翔的鸟、草丛窸窣的虫，甚至包括树木与花朵！在这里，女巫们在月光下调制催生爱意的毒药，发明令自己如美惠三女神³⁵般青春永驻的魔法。

年轻人们，务必警惕啊。

传说中塞萨利亚的“理性毒药”与迷药之术，其邪恶之花绽放得比他处更为繁茂。然而在此处，诱惑仍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那些令人兴奋和麻痹的植物、受诅咒的和致病的动物物质，都从女巫调配迷药时所施行的祭祀和咒语中获得力量。

含磷量高的刺激性物质天然具有催情效果。任何对神经系统产生强烈作用的物质都可能引起情感的过度兴奋，而若存在某个熟稔且而坚持不懈的意志能够引导这些天然特性，便可利用他人的激情达成私欲，甚至让最骄傲者在特定时刻沦为其享乐工具。

这种影响是我们必须防范的。本章写作之目的，正是为了给弱者提供抵御此类影响的武器。首先需识破施术者的手段：

想要被爱的人（假设这些非法手段是男性所为，因女性无需此类伎俩），他必先引人注目，并在他所渴望的人的脑海中烙下印记。

³² 塞萨利亚 (Thessaly)：古希腊的一个地区，文学中经常将其描述为巫术和魔法的发源地。

³³ 阿普列乌斯 (Apuleius)：罗马作家，生活于公元 2 世纪，最著名的作品是《变形记》(Metamorphoses)。在这部小说中，主角卢修斯因对魔法的好奇而被误变成了一头驴。

³⁴ 尤利西斯 (Ulysses)：奥德修斯 (Odysseus) 的拉丁名称，是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ia) 中的主角。在航海归途中，尤利西斯的一些同伴被女巫喀耳刻变成了猪。

³⁵ 美惠三女神 (The Three Graces)：在希腊神话中被称为卡里忒斯 (Charites)，在罗马神话中称为格拉蒂亚 (Gratiae)。她们是宙斯的女儿，代表优雅、魅力和青春，通常被描绘为三位相拥的年轻女神。

他必须激发她的崇拜、惊异、恐惧，甚至是厌恶（如果这是他唯一的可用方式）。但无论如何，他必须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并在她的记忆、忧虑与梦境中，自愿或被迫占据一席之地。

洛夫莱斯³⁶们当然不是克拉丽莎³⁷们公开承认的理想的爱人；却因其恶行而不断萦绕在她们心头：她们谴责他、诅咒他、怜悯其他受害者、期盼其悔改；继而幻想以奉献与宽恕来感化他。接着，暗藏的虚荣心更低语：若能赢得洛夫莱斯的爱，既能保持抵抗又能享受被爱，将是何等荣耀！

就这样，克拉丽莎惊觉自己竟爱上了洛夫莱斯，她为此羞愧自责，千万次试图放弃，却爱他千倍；直至最后关头，她忘记了拒绝他。

如果天使也如现代神秘主义所描绘的那般具有女性特质，耶和华将撒旦逐出天堂的举动便彰显了无上智慧。

对某些自诩正派的女性而言，最令其失望的，莫过于发现自己深爱的那个她们以为是强盗恶棍的男子，骨子里竟如此善良无瑕。于是，这位天使般的女子便会带着几分轻蔑离他而去，并抛下一句：“原来你根本不是魔鬼”。

所以，若你想诱惑一位天使，就请将自己装扮成最完美的魔鬼。良善之人从不会被赋予这种特权。现实中，女人们会这样议论一个正直的男人：“这个男人把我们当成什么了？他以为我们的道德比他低劣吗？”。但一个恶棍却能被宽恕所有：“你还能指望这种货色做出什么好事？”

扮演有严格原则和高尚品格的角色，只对那些无需引诱的女性有效；而所有其他女性，无一例外，皆痴迷于坏男人。

男性世界则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反差使“矜持”成为女性的特权，这是她们最原始也最本能的调情手段。

伦敦最杰出的医生、最可爱的学者之一，阿什伯纳医生，去年跟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个病人拜访一位贵妇后，向他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刚刚收到了一个古怪的恭维。侯爵夫人直视着我说：‘先生，您的眼睛是撒旦之眼。您可别想用那骇人眼神让我低头。’”阿什伯纳医生笑答：“您当时应该立即

³⁶ 洛夫莱斯 (Lovelace)：塞缪尔·理查森 (Samuel Richardson) 的经典小说《克拉丽莎，或一位少女的历史》(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中的人物，是一位迷人但道德败坏的贵族。

³⁷ 克拉丽莎 (Clarissa)：在小说《克拉丽莎，或一位少女的历史》中，克拉丽莎是一位美丽、有教养的年轻女子。洛夫莱斯对克拉丽莎展开追求，最终通过欺骗手段将她诱拐并侵犯。

搂住她并亲吻了她吧？”“没有！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弄懵了。”“那么，我亲爱的朋友，别再去拜访她了。您在她心里已彻底出局。”

坊间常言，刽子手职业代代相传。可刽子手竟能有子嗣？当然，毕竟他们从不缺女人。马拉³⁸这可怕的麻风病人，也有情妇深爱着他，只因他是令众生战栗的“恐怖马拉”。

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女性的爱情，实为一种幻觉。若无其他疯狂理由，她们常会为荒诞本身心动。“为个丑八怪背叛美男子？太可怕！”——嗯，正因可怕，才更值得一试。偶尔制造点小恐怖，岂不刺激？

深谙此类女性的心理后，吸引她们注意力的第二步策略是：刻意忽视她们，或以挫伤其自尊的方式对待她们：将她视作孩童，明示绝无追求之意。此时攻守易形：她会千方百计诱惑你，吐露闺中秘事，在你面前更衣时故作随意，同时对你说这样的话：“在闺蜜之间/在老友之间/我不怕你/你对我而言不算男人...”等等。暗中却观察你的反应。若你目光平静、冷漠，她必恼羞成怒；她会找借口靠近你，发丝轻拂，睡袍微敞。更有甚者会冒险主动出击。当然，这并非关乎柔情，纯属好奇、焦躁使然。

聪慧的巫师无需迷药，仅凭谄媚言语、诱惑的气息、似有若无的撩拨触感，辅以最不经心的伪饰便足矣。需借助药水的，必是又老又丑的蠢钝无能之辈。但迷药于他们又有何用呢？

真正的男人永远拥有令人倾心的资本，只要他不觊觎已被占据的心房。试图在蜜月期征服一名为爱沉醉的新婚少妇，或试图征服已有“洛夫莱斯”，且因此人痛不欲生、自怨自艾的“加强版克拉丽莎”，实乃愚不可及。

我们在此不赘述黑魔法中关于迷药的污秽仪式；我们已结束了对坎尼迪巫术厨房的探讨。欲知这位可憎的罗马女巫如何配制毒药，可参阅贺拉斯的讽刺诗；至于爱情祭祀与咒术细节，忒奥克里托³⁹与维吉尔⁴⁰的《牧歌》中皆有详

³⁸ 让·保罗·马拉 (Jean-Paul Marat, 1743 年-1793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政治家、医生和新闻工作者。马拉以激进、无情的政治立场著称，经常呼吁处决那些他认为是革命敌人的人。

³⁹ 忒奥克里托斯 (Theocritus, 约公元前 300-260 年)：古希腊诗人，是田园诗（牧歌）体裁的创始人。他的《牧歌集》(Idylls) 描绘了牧羊人的生活 and 爱情。

⁴⁰ 维吉尔 (Virgil 或 Vergil, 公元前 70-19 年)：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受到忒奥克里托斯的影响，维吉尔创作了自己的《牧歌》(Eclogues 或 Bucolics)。

尽描绘。我们不会在此抄录魔法书或《小阿尔伯特》⁴¹中的配方，毕竟这些任何人都可以查阅。

这些仪式或涉及诱惑，或属毒巫之术，或看似天真，或暗藏罪恶。那些削弱心智、扰乱理性的药水，可巩固邪恶意志已攫取的统治。据说皇后凯索尼娅⁴²正是借此掌控暴君卡利古拉⁴³的狂热爱欲。氰酸正是此类精神毒害最可怕的媒介。因此，必须警惕一切带有杏仁味的蒸馏物，远离卧室中的月桂杏仁、曼陀罗、杏仁肥皂、杏仁乳，以及所有以杏仁气味为主调的香料制品，特别是有龙涎香增强其脑部作用的情况。

弱化理智，就是在助长疯狂的情欲。而此等恶徒所图谋的“爱”，实为蒙昧心智的耻辱奴役。

奴隶越虚弱，就越无法解放自己。此即阿普列乌斯笔下女巫与喀耳刻⁴⁴药剂的真正秘密。无论是鼻烟、管烟，烟草都是迷药与理性毒害的危险帮凶。尼古丁之烈不逊于氰酸，且烟草中尼古丁含量远高于杏仁中的氰酸。

意志的相互吞噬常常扭转命运的轨迹。故我们不仅需要慎择交往、明辨清浊气场，更因最危险的迷药无质无形：那是生命光辉的流动，交融激荡间催生出吸引与共鸣，正如磁场磁力实验所无可置疑地证明的那样。

教会史载异端者马可⁴⁵，能以气息令众女子为其痴狂，直到一位勇敢的基督女性率先向他吹气，对他说：“愿上帝审判你！”，方破其邪力。

被当作巫师烧死的戈弗雷迪神父⁴⁶称触及他气息的女性皆会恋慕他。

⁴¹ 《小阿尔伯特》(Petit Albert)：一本 18 世纪法国的通俗魔法书籍，据说由中世纪学者阿尔伯特·马格努斯的作品汇编而成。书中包含了各种魔法配方、咒语、护身符制作方法、草药知识等，涉及爱情、财富、健康等方面。

⁴² 凯索尼娅 (米洛尼亚·凯索尼娅 (Milonia Caesonia)：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她比卡利古拉年长，并非特别美丽，但却能够对皇帝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古罗马历史学家如苏埃托尼乌斯暗示凯索尼娅可能使用了爱情药水来控制卡利古拉。

⁴³ 卡利古拉 (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 Ga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罗马帝国的第三位皇帝，统治期为公元 37 年至 41 年，其统治以极端的残暴、奢侈和怪异行为而闻名。

⁴⁴ 喀耳刻 (Circé)：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或女巫，是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女儿。她住在艾亚岛上，以魔法和药草知识闻名。在荷马的《奥德赛》中，当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到达她的岛屿时，喀耳刻用魔法药水将部分船员变成了猪。她的名字已成为女巫和魔法药水的象征，特别是那些能改变人的形态或意志的药水。“喀耳刻的药剂”常被用来比喻能使人丧失理性或自我控制的物质。

⁴⁵ 马可 (Marcos/Marcus)：公元二世纪的诺斯替教派异端教师。据说他能制造幻觉，如让酒杯中的液体变色，并声称有传授预言的能力。

⁴⁶ 戈弗雷迪神父 (Louis Gaufredi)：17 世纪初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一名天主教神父。戈弗雷迪案是欧洲女巫审判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他被指控与魔鬼签订契约，获得了使女性爱上他的超自然能

声名狼藉的耶稣会士吉拉尔神父⁴⁷被他的忏悔者，一位名叫加迪埃尔的小姐指控，说他通过向她吹气，使她完全失去了判断力。她或许需要这个借口来减轻其指控的荒诞，减轻自己陷入与神父不当关系的责任。尽管这位神父的罪行从未被完全证实，但无论如何，这位可怜的女子确实因他萌生可耻情欲。

“兰凡小姐 16 岁就成了寡妇…”多姆·卡尔梅⁴⁸在他的《论幽灵显现》中写道，“一位名叫普瓦罗的医生向她求婚未遂。普瓦罗先投迷药以惑其心、致其健康状况诡异恶化。随后怪事频发，人们怀疑她被附身了，医生也无法诊断情况，建议她去教堂驱魔。”

“随后，图尔主教波塞莱先生下令，为她指派了几位驱魔师：神学博士、洛林公爵国务顾问维亚尔丹先生、一名耶稣会士与一名嘉布遣会修士。但在驱魔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南锡修道士、上述主教大人、斯特拉斯堡的特里波利辅助主教、曾出任法兰西国王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后加入奥拉托利修会的桑西大人、凡尔登主教夏尔·德·洛林，以及两位特派协助驱魔的索邦神学院博士，均以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多次施咒，而这位连识读拉丁语都勉强的女士竟始终对答如流。”

记载中，通晓希伯来语的专家尼古拉·德·阿尔莱先生出具了证明，确认兰凡小姐确实被附身，她能单凭博士的唇动作答，而博士并未发出任何声音；除此以外还有诸多被附身的迹象。

索邦神学院博士加尼耶以希伯来语下达数道敕令，她皆用法语精准回应，声称契约规定魔鬼只能以俗语发言。魔鬼补充道：“我既已让你看到我明白你所说的话，这还不够吗？”当加尼耶博士误用希腊语变格时，魔鬼指出：“你错了。”博士以希腊语命其指出错误，魔鬼答：“知道我能指出你的错即可，休要多言。”博士以希腊语喝令噤声，魔鬼反讥：“你命我闭嘴，我偏不安静！”

力。

⁴⁷ 吉拉尔神父 (Jean-Baptiste Girard, 1680-1733): 18 世纪法国的耶稣会士神父，卷入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性丑闻和女巫审判。1730 年，在土伦 (Toulon) 担任神学教授和修道院指导者的吉拉尔被他的忏悔者玛丽·凯瑟琳·加迪埃尔 (Marie-Catherine Cadière, 约 20 岁) 指控性虐待、使用巫术和堕胎。

⁴⁸ 多姆·卡尔梅 (Dom Calmet, 1672-1757): 法国本笃会修士、神学家和学者，以其圣经评注和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而闻名。他最著名的作品是 1746 年出版的《论幽灵显现与吸血鬼或在匈牙利、摩拉维亚等地回返人间的死者》(Treatise on the Apparitions of Spirits and on Vampires or Revenants of Hungary, Moravia, etc.)，通常简称为《论幽灵显现》。

这例由自诩巫师者施用迷药引发的癡症：癡狂至魔怔的极端案例，比任何话语都更能印证意志与想象互相激荡的伟力，以及通灵者或梦游者无需通晓语言、仅凭思维读取便能理解话语的奇异清明。

我绝不质疑卡尔梅神父所列证人之诚信，只是惊叹这般严谨之士竟未察觉“魔鬼”在用病患陌生的语言作答时的矛盾：若对话者确实是他们认知中的魔鬼，他理应不仅通晓希腊语，更能以希腊语应答，这对渊博狡黠的灵体来说本非难事。

卡尔梅神父对兰凡小姐事件的记述并未止步于此。他详述了驱魔师们连番设陷的质问与庄严敕令，以及这位始终处于通灵梦游态的可怜病患或贴切或乖谬的回应。这位可敬的神父自然从中得出与德·米尔维尔先生如出一辙的“精妙”结论：既然事件超乎了在场者的理解，必属地狱所为。好一番博学高论！

更为严重的是，医生普瓦罗以巫师罪名受审，不出意料地在酷刑下“招供”，并被烧死。若他确以迷药戕害这位女性的神智，那么他作为投毒者受惩罚是罪有应得。这是我们所能评断的全部。

然而最可怕的迷药，莫过于被曲解的神秘崇拜所导致的精神狂热。何等污秽，能与圣安东尼的梦魇⁴⁹、圣女特蕾莎⁵⁰与圣安杰拉·德·福里尼奥⁵¹所受的折磨相匹敌？圣安杰拉竟以烙铁灼烧溃烂自身皮肉，称凡火可平息其体内暗涌的欲焰。当人们不断试图通过思考压抑自然欲望并遭憎恶时，其反扑何其暴烈！

玛德莱娜·巴旺⁵²、格朗迪耶与卡迪埃尔小姐的所谓“中邪”事件，皆始于神秘主义。对某物的过度恐惧终将使其无可回避，正如沿圆周两段弧线行进者终会相遇。

⁴⁹ 圣安东尼 (Saint Anthony, 约 251-356 年)：也称为埃及的圣安东尼或大安东尼。传说中，圣安东尼在沙漠隐修期间遭遇了各种可怕的幻觉和恶魔诱惑。

⁵⁰ 圣女特蕾莎 (Sainte Thérèse d'Ávila, 1515-1582 年)：西班牙神秘主义者和卡门会改革者。她的《自传》(Le Livre de la vie) 和《内心城堡》(Le Château intérieur) 详细记载了自己的神秘体验，包括著名的“心灵刺痛” (Transverbération) 经历及从中感受到的精神狂喜与痛苦。

⁵¹ 圣安杰拉·德·福里尼奥 (Sainte Angèle de Foligno, 约 1248-1309 年)：意大利方济各第三会修女和神秘主义者，以极端的苦行和自我折磨而闻名。据记载，圣安杰拉通过灼烧自己的肉体，试图克制内心的情欲。她的《经验回忆录》(Le Mémorial · Livre des visions et instructions) 中详细描绘了自己的精神体验，是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的重要文献。

⁵² 玛德莱娜·巴旺 (Madeleine Barent)：17 世纪法国洛维耶修道院 (Couvent de Louviers) 的一名修女。1647 年，巴旺声称修道院的神父马蒂兰 (Mathurin Picard) 和布尔 (Thomas Boullé) 诱导她参与黑魔法仪式和放荡行为。这一事件被视为宗教狂热与性压抑相互作用的典型案例，最终导致多人被处决。

洛林的刑事法官尼古拉·雷米吉乌斯⁵³，曾以女巫罪名将八百名女性活活烧死。在他眼中，万物皆巫术。这个偏执狂想发起一场反对女巫的十字军东征，他认为欧洲到处都是女巫；当人们不相信他所说的几乎所有人都犯有巫术罪时，他感到绝望，最终宣称自己是名巫师，并因自己的供词而被烧死。

抵御邪术侵蚀的首要条件是克制想象力的过度激荡。所有狂热者或多或少都是疯子，而控制疯子之道恰是借其疯症操控之。必须超越幼稚恐惧与虚妄，坚定信仰至高智慧：这智慧既赐予人类理性以认知真理，又岂会设陷阱戕害理性？

大千世界因果相循，理性可引导并修正因果律；善终胜恶且更受尊崇：既然有限中存在理性，何以妄断无限中存在巨大荒谬？真理从不隐匿于人。上帝显迹于造物，绝不要求生灵悖逆本性——那本性本由祂所赋。

信仰即信赖：要信任。莫信那些诋毁理性者，他们无非是疯子或骗子；当信永恒理性：那神圣道言，如阳光般普照众生灵明。

若你坚信绝对理性，渴求真理与正义胜于一切，则无需畏惧任何人，你只会爱那些真正可爱的人。你的天然理性会本能地排斥恶者之辉，因其受你意志支配。因此，即使被投以毒物，也难损你的心智。它们可能导致病痛，但永远不会使你堕为恶徒。

女性癭症多源于娇养虚伪的教育。若她们加强锻炼，若坦荡、自由地教导她们世事真知，她们将少些乖戾、虚荣与轻浮，更不易受邪恶诱惑。

软弱总与堕落相呼应，因堕落恶习恰是一种伪装强劲的软弱。疯狂憎恶理性，沉溺于各种谎言之虚饰。因此，疗愈心智疾病，是破除一切诅咒蛊惑、消解迷药之毒、瓦解巫术之力的根本。

至于麻醉剂等毒物之害，当交予医学与司法处理；但我们深信此类暴行在当今已非常鲜见。现代的洛夫莱斯们仅以风流、殷勤手段蛊惑克拉丽莎。而迷药、蒙面绑架、地牢囚禁等桥段，纵使通俗小说亦不屑沿用。这些早该被封存于忏悔室的阴影里，或乌多尔夫古堡⁵⁴的废墟中。

⁵³ 尼古拉·雷米吉乌斯 (Nicolas Remy 或 Remigius)：16 世纪洛林地区的一位著名迫害女巫的法官。雷米吉乌斯在其著作《魔鬼崇拜》(Daemonolatriae libri tres) 中声称他在 15 年间判处了约八百名被指控为女巫的人死刑。

⁵⁴ 乌多尔夫古堡 (Château d'Udolphé)：位于意大利阿彭宁山脉的虚构城堡，象征着神秘、恐怖和超自然元素的集合，是哥特文学中最著名的场景之一。在安·拉德克利夫 (Ann Radcliffe) 1794 年发表的哥特小说《乌多尔夫的秘密》中，女主角艾米莉·圣奥贝特被囚禁在这座城堡中。